

外国文学
经典阅读丛书

法国文学经典

mannong leisige

曼侬·雷斯戈



[法] 普莱沃 / 著

傅 辛 / 译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曼雅·雷斯曼



曼雅·雷斯曼 著
陈 明 译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外国文学
经典阅读丛书

法国文学经典

曼侬·雷斯戈

mannong leisige



[法] 普莱沃 / 著
傅辛 / 译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曼依·雷斯戈/(法)普莱沃著;傅辛译.--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4.5
(外国文学经典阅读丛书.法国文学经典)
ISBN 978-7-5500-0938-7

I. ①曼… II. ①普… ②傅… III. ①长篇小说-法
国-近代 IV. ①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72303号

曼依·雷斯戈

[法]普莱沃 著

傅辛 译

出 版 人	姚雪雪
责任编辑	余 苕 程顺祥
美术编辑	彭 威
制 作	何 丹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A座9楼
邮 编	3300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西千叶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11.5
版 次	2014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 数	135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00-0938-7
定 价	19.00元

赣版权登字 05-2014-83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邮购联系 0791-86895108

网 址 <http://www.bhzwj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影响阅读,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目 录

作者意见	1
第一部	4
第二部	98
译后记	175

作者意见^①

我原来尽可以将格里欧骑士的故事插进我的《回忆录》^②里，但是我觉得在两者之间，毫无直接的联系，假使读者看到它们分开，可能会更加满意些。如此冗长的一段叙述，自然要长久地打断我自己的故事的线索。我根本不敢自认为具有严谨的作家的才能，不过我也明白，一篇叙事体的作品，应该避免那些使作品本身呆滞而又累赘的写法。这是贺拉斯^③的原则：

让作者只说他应该说的话，

其余的应该放弃掉，不要说。^④

甚至不需要依据这样一位大家的名言，也能证实一个如此简单的真理，因为理智就是这条规则的第一个根源。

假使读者在我的一生经历当中已经发现了一点生动有趣的东西^⑤，那我敢保证，他们对这本增加进来的书也不至于不满意。在格里欧先生的行为里，将会看到热情的力量的可怕的事例。我所描绘的是一个拒绝幸福而甘愿堕入极端的不

① 原文全译是：《一个贵人的回忆录》的作者的意见。本书原来是这本《回忆录》中的第七卷。请参阅《译后记》。

② 即《一个贵人的回忆录》。

③ 贺拉斯（公元前65年—8年），古罗马诗人，生于意大利南部一个获释奴隶家庭。写有抒情诗、讽刺诗等，晚期作品《诗艺》最为著名，这封诗体书信是他的一系列文学创作经验谈。

④ 这两句话是贺拉斯的《诗艺》里的。原文系拉丁文。根据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的译本，整个一段话是这样译的：“谈到条理，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它的优点和美就在于作者在写作预定要写的诗篇的时候能说此时此地应该说的话，把不需要说的话暂时搁一搁不要说，要有所取舍。”

⑤ 由于这本书是《回忆录》中的一卷，所以作者这样说。

幸中的盲目的年轻人，他具有一切最为优秀的品质，却放弃命运和自然给他的有利条件，宁肯选择悲惨的流浪生活。他预料到他的厄运，但是不愿避开，他感觉到那些厄运临头，并且受着它们的折磨，但是拒绝接受别人不停地供给他的随时都能结束那些厄运的良药。总之，这是一个矛盾的性格，德行和恶习的混合体，美好的感情和邪恶的行为的一生不变的对照。我所描绘的画面的内容便是这样。明智的人绝不会将这一类的作品看成是无用的东西。这本书会使得读者愉快高兴，除此以外，人们还能在书里发现许多可以引为教训的情节。在我看来，读者能在娱乐中得到训诲，这是对读者最重要的贡献。

我们在想起道德教训的时候，看见它们又被人尊重，同时又被人忽视，是不能不感到惊奇的。我们要探讨人心如此古怪的原因，人心对那些善和完美的概念非常崇敬，在具体行动中却与它们背道而驰。如果具有某种程度的知情达理的人愿意研究，那么，他们会很容易地看出来，他们日常谈话，甚至他们单独梦想的最普通的内容，几乎总是一些与道德有关的思考。他们生活中最甜蜜的时刻便是单独一个人，或者和一位朋友在一块儿敞开心胸，探讨德行的美丽，友谊的温暖，获得幸福的方法，使我们远离幸福的天生的弱点，以及可以医治那些弱点的良药。贺拉斯和波瓦洛^①指出这种谈话是组成幸福生活的面貌的那些最美好的线条中的一种。一个人这样容易地从那些崇高的理想落下来，很快地和一般凡夫俗子混在一道，这是怎样发生的呢？如果我下面引证的理由不能明确地解释我们理想和行动的矛盾，那便是我错了。这个理由

① 波瓦洛（1636-1711），法国诗人，古典主义文学理论家，著有《诗的艺术》。

便是：所有的道德教训，只是一些一般的空洞的原则，很难个别地应用到习俗和行动的细节中去。

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明。出身良好的人都感到温和和人道是可爱的德行，一心想实行它们，但是，是否到了实行的时候呢？他们经常就迟疑不决了。这真的是实行的机会吗？他们知道应该采取什么步骤吗？他们没有把对象弄错吗？千百种困难拦阻着他们。他们想行善、施舍，但又唯恐受人欺骗；唯恐显得过于温柔多情，被人视为软弱。总之一句话，对于义务，唯恐尽得过分，或者是没有尽到。这些义务，是极为模糊地包含在人道与温和这些一般的概念里的。在这种踌躇不决当中，只有经验和事例才能合理地决定人心的趋向。不过，经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容易得到的好处，它是依靠着命运女神^①给人安排的不同处境的。于是，只剩下事例能够使许多人在实行德行的时候得到可以遵从的规则。

像本书一样的作品，才能够对这样的读者有莫大的用处，至少，正派的、有理智的人写的作品是这种情形。人们在这本书里看到的每件事情，都是一线光明，一个弥补阅历不足的教训；每个冒险的经历都是可以供人当做前车之鉴的事例，只要适合自己的处境就行。整本作品是一部容易遵照实行的道德论文。

一个严肃的读者看到我在这样的年纪还提笔写关于命运和爱情的冒险故事，也许会感到愤慨。但是，如果我上面说的一番道理是正确无误的话，它们会为我解释；如果它们本身就不对，那我的错误将是我的辩解。

① 命运女神，是希腊罗马神话中的女神，掌管人类命运。

第一部

我必须使我的读者回溯到我一生中的那个时期，当时我第一次遇见格里欧骑士。时间距离我动身去西班牙大概五六个月的光景。虽然我一向深居简出，然而由于对我女儿的宠爱，我有时也从事一些短途旅行，不过我总尽可能地缩短旅程。

有一次，我的女儿请求我去鲁昂^①，在诺曼底^②法院办理一宗土地继承的手续，那些土地是我从我的外祖父手中得来、现在该由她继承的。那天我从鲁昂回来，路过埃夫勒^③，第一夜就住在那里。第二天，我到了五六里^④外的帕西^⑤，打算在当地吃午饭。当我走进这个城镇的时候，我看见所有的居民都显得慌慌张张，感到非常惊奇。他们从自己家里跑出来，成群结队奔到一家下等旅店的门口。在那里停着两辆有篷马车。马还没有卸下，又累又热，直冒气，看得出来，这两辆车子刚刚到达这里。

我站住了片刻，想知道这场骚动发生的原因，但是，从那些充满好奇心的百姓的嘴里，我探听不出什么究竟来，他们一点也不理睬我的询问，只顾乱哄哄地向那家小旅店拥去。后来，一个背着皮带、掂着一支鸟枪的警士在门口出现了，我向他招招手，叫他过来。我请求他把这场骚动的起因告诉我。

① 鲁昂，巴黎西北方的大城，是旧诺曼底省的省会。现在是塞纳滨海省的省会。

② 诺曼底，法国古省名，在法国的西北部，濒英吉利海峡。

③ 埃夫勒，是现在厄尔省的省会。在鲁昂以南。

④ 里，原文为法里，约合九华里，现简译作里。以下凡译作里的都是法里。

⑤ 帕西，在埃夫勒的西边。

“并没有什么事情，先生，”他对我说，“有十二个妓女，我跟我的伙伴领她们去勒阿弗尔·德·格拉斯^①，再从那儿教她们乘船上美洲。这十几个妓女当中有几个人长得很漂亮，准是这个原因引起了这些乡下人的好奇心。”

如果没有一个从旅店里走出来的老太婆的叫喊声把我吸引住，那我听了这番解释，早就走开了。那个老太婆合起双手，大声嚷着，说这是一件野蛮的事情，一件又叫人害怕又叫人可怜的事情。

“是怎么回事呢？”我问她。

“啊，先生，请进来吧，”她回答说，“请来看看这个场面是不是叫人看了伤心。”

好奇心使我下了马，我把马交给了我的马夫。我费力地穿过人群，走到里面，果然看到了使人心动的东西。

那十二个女人六个一排，分成两排，一条长锁链缚住了每个人的腰部。其中有一个人，她的神态和容貌跟她此时此地的处境很不相称，如果在另外一种境况当中，我将会把她看作最高尚的贵妇。她神情忧郁，里外衣服都肮脏不堪，却不影响她的美丽，因此我一见到她，就对她起了尊敬和怜悯之心。不过她在锁链允许她的程度以内，尽可能地转过身去，想使她的容貌避开那些来看她们的人的眼睛。她极力要使自己躲起来的动作是这样自然，仿佛出自一种怕羞的心理。

六个押送这群不幸的女人的看守也在这间房间里面，我便特地把他们当中那个领头的请过来，向他探听这个美丽的姑娘的身世。他只能告诉我一些极其一般的情况。

“我们是从妇女教养院^②里把她带出来的，”他对我说，“奉

① 勒阿弗尔·德·格拉斯，在塞纳滨海省的海口，现叫勒阿弗尔。

② 妇女教养院，是专关妇女的监狱。

的是警察总监中将先生的命令。很明显，她要是品行端正是不会关在那个地方的。一路上我问了她好多次，她始终不肯回答。虽然我没有得到命令要对她另眼照顾，可是我总有点儿特别优待她，因为我觉得她比她的同伴要高贵一点。”这个警士接着又说道：“您^①瞧那儿有一个年轻人，对她遭到不幸的原因，可能他告诉您的要比我说的清楚：

打从巴黎开始，他就跟着她走，几乎每时每刻都在淌眼泪。他不是她的兄弟，就准是她的爱人。”

我向屋角转过身去，看到那个年轻人坐在那儿。他像深深陷入梦幻中一样。我从来没有看见过比他更痛苦的形象了。他的衣着非常简单，但是一眼就看得出这是一个出自世家受过教育的人。我走到他的身边，他站起来了。

从他的眼睛，他的面貌，以及他所有的动作，我都能发现一种极其文雅高贵的神气，使我自然而然对他产生了好感。

“但愿我一点没有打扰您，”我坐到了他的身边，对他说，“我了解这个美丽的女人的事情，您愿不愿意满足我的这个好奇心？我似乎觉得，像她这样的人，绝不应该落到眼前我所看到的这样悲惨的地步！”

他坦率地回答我说，如果他要告诉我她是谁，就得介绍他本人的情形，而他由于一些重要的理由，希望自己不要让人家认识。

“不过，我可以告诉您这一点，”他指着那几个警士继续说道，“这是连那些可恶的家伙也很清楚的，便是我爱她爱到狂热的程度，以致她使我成为人间最最不幸的人。在巴黎我曾经用尽一切办法想恢复她的自由。我四处请求，使用计谋，

^① 法语中尊称对方时叫“vous”现译做“您”；表示亲近或轻视时叫“tu”，书中译做“你”

诉诸武力，都毫无一点用处。我决定跟她走，即使她走到天涯海角。我要跟她坐船到美洲去。但是，最不讲人道的东西，就是那些混账家伙不肯让我走近她。”

他谈到那些警士，又说下去，“我本来的计划是打算走到离开巴黎几里路远的地方公开袭击他们，我邀集了四个人，他们看在一笔巨款的分上答应帮助我。这帮毫无信义的小人到时候却让我一个人动手，他们拿着钱溜掉了。我不可能用武力达到目的，只好放下武器。我向警士们提出，请他们至少同意我随着他们同行，我答应给他们报酬。对钱财的贪心使他们同意了我的要求。他们每给我一次机会跟我爱人自由谈话，就要我付一次钱。我的钱袋不久就完全空了，现在我变得一文不名，因此我朝她走近一步，他们都用蛮横的态度把我粗暴地推开。有一次，我不顾他们的威胁，走近了她，他们竟蛮不讲理地朝我举起了枪口。为了满足他们的勒索，好使我能够继续徒步跟着走，我不得不在这儿把我一直骑到现在的一匹弩马卖掉。”

虽然他在讲话的时候显得相当镇静，等到讲完以后却淌出了几滴眼泪。这段叙述我觉得非常离奇非常感人。

“我并不勉强您把您的秘密告诉我知道，”我对他说，“但是，如果我能对您有什么用处，我愿意为您效劳。”

“天呵，”他又说道，“我是一点儿希望也看不到了，我不得不忍受命运的残酷折磨。我要到美洲去，在那边我至少可以自由地和我所爱的人在一起。我已经写信给我的一个朋友，请他寄点钱到勒阿弗尔·德·格拉斯帮助我。我唯一的困难便是无法到达那儿，同时，”他忧郁地看着他的爱人，又说了

一句，“无法使得这个可怜的女人在路上过得舒服一些。”

“好吧，”我对他说，“我来解决您的困难。这儿有一点儿钱，请您收下来；我感到遗憾的是不能帮您别的什么忙。”

我给了他四个金路易^①，在交给他的时候没有让看守们看到；因为我断定如果他们知道他有了这笔钱，就会对他们的帮助开出更高的价钱。我甚至想到跟他们商谈一下条件，好让这个年轻的情人可以有继续和他爱人谈话的自由，一直到勒阿弗尔为止。我向那一个领头的打了个招呼，要他过来，然后向他提出这个建议。他虽然厚颜无耻，好像也显得不好意思。

“先生，”他神情不安地回答我道，“并不是我们拒绝他跟这个女的说话；但是他想一直待在她的身边，这对我们说来就挺不方便了。他为这种麻烦事付点代价是极其公平的啊。”

“那么，”我对他说，“要付多少报酬才能使您觉得不再感到挺不方便呢？”

他竟大着胆子向我要两个金路易。我立即付给了他。

“不过您得当心，”我对他说，“不许再勒索诈骗什么了。我要把我的地址留给这个年轻人，好教他可以通知我。您要明白，我是有权叫人惩罚您的。”

这件事我一共花了六个金路易。

这个陌生的年轻人向我道谢，他那种文雅的态度和诚挚的谢意，使我完全相信他出身名门，值得我慷慨解囊。我在走开以前，对他的爱人说了几句话。她带着非常温柔妩媚的怕羞的神情回答我，我在走出来的时候，不禁对女人的难以理解的性格生发出无数感慨。

我回到乡间独居以后，再也没有听到过这件事情的下文。

^① 法国旧金币，一个金路易值二十法郎。

将近两年过去了，我已经把它忘记得干干净净，一直到后来，一次偶然的巧遇，才使我又有机会把整个儿事情从头到尾全弄清楚。

我和我的学生某侯爵从伦敦到了加来^①。如果我记得丝毫不错的话，我们当时住在一家金狮旅馆里。因为某些理由，我们不得不在那儿待上一个整天和一个晚上，下午我们在街上走的时候，我相信我看到了那个我曾在帕西遇见过的年轻人。他穿着极其破旧，脸色比我上次见到时还要苍白。他手上抱着一只旧皮包，看光景是刚刚到达城里。

但是，由于他外貌长得非常英俊，认出他来是挺容易的，我立刻就看出是他。

“我们到那个年轻人跟前去。”我对侯爵说。

当他认出是我以后，他的快乐真是言语难以形容。

“啊，先生！”他吻着我的手，大声说道，“我又可以有一次机会向您表达我终身难忘的谢意了！”

我问他从哪儿来。他回答我说他是由海道从勒阿弗尔·德·格拉斯来的。不久以前，他刚从美洲回来。

“看你样子不像有什么钱，”我对他说，“请您到我住的金狮旅馆去，我一会儿就回来看看您。”

我回到旅馆以后，迫不及待地想知道他的不幸遭遇的详细经过，以及他美洲之行的情形。我不停地安慰他，并且关照别人不要让他短少什么东西。他没有等我催他，便把他往日的经历一一告诉了我。

“先生，”他对我说，“您待我如此豪爽，我再要对您隐瞒什么事的话，那我真要责备自己是卑劣的忘恩负义的小人了。

^① 加来，法国西北部港口，过英吉利海峡即是多佛尔。

我不仅要把我的不幸和我的痛苦告诉您，而且还要把我的荒唐生活和极为可耻的弱点也告诉您。我深信您一面会责备我，一面也会禁不住可怜我的。”

我得在这儿告诉读者，我几乎是在听他说完他的往事之后就立即把它写下来的，因此诸位可以完全相信，没有什么会比这个叙述更确切忠实的了。我说忠实，就是说即使这位年轻的冒险家用世间最动人的言辞所表达的思想感情，我的叙述都是分厘不差的。

以下便是他的故事，从始到终，除他本人的话以外，我丝毫也没有掺进去一点自己的意思。

当年我十七岁，在亚眠^①读完我的哲学课程，那是我的父母送我去的。他们都出自P…城^②的高贵门第。我过着老实规矩的生活，竟使得我的先生们把我当做公学^③中的一名模范生。博得这个赞扬，并非是由于我特别用功，而是我天生来温和好静的关系。我爱好钻研功课，别人把我对于恶德天生的厌恶的一些表示看作是我的德行。我的出身，我学业上的成绩，还有我外貌上的优点，使得全城有教养的人士都认识我、敬重我。

我结束了我的公开考试^④，得到一致的好评，甚至在场的主教先生向我提议，要我投身宗教界。他说，我在宗教界里不会比加入马尔他会^⑤缺少远大的前途；加入马尔他会是我父

① 亚眠，在巴黎以北，从前是旧庇卡第省的省会。现在是索姆省的省会。

② 根据《拉罗斯古典作品丛书》版注，P…可能指彼罗纳，故译做P…城。彼罗纳在亚眠以西不远处，也在索姆省。但有的英译本将P…译成庇卡第。

③ 当时是耶稣会主办的学校。

④ 在耶稣会主办的公学里课程结束时的一种考试方法，学生当众进行讨论或辩论。

⑤ 马尔他会，11世纪十字军时建立的一种宗教性和军事性的组织。查理五世于1530年把马尔他岛送给这个组织，开始叫做马尔他会。在小说所写的时代，马尔他会包括三种等级的人。第一等是贵族，或叫骑士，是有武器的。贵族家庭子弟十一岁时就可以戴马尔他会的十字章，并且得到骑士的称号。二十岁即去马尔他岛。格里欧是贵族出身，因此虽在读书，已有骑士称号。

母决定好了的事。他们已经使我佩戴上十字章，获得了格里欧骑士的称号。到了假期，我准备回到我父亲跟前去，他早就答应我不久以后便把我送到练武学校^①去。

我离开亚眠的时候，唯一感到遗憾的事情就是在那里撇下了一个一直亲密相处的朋友。他比我大几岁，我们是在一起长大的。但是他家境不好，不得不进宗教界，我走以后，他还要留在亚眠学习一些从事这种职业所必需的课程。他有千百种优点。在我以后的经历当中，您将会从他的优良表现认识到他的为人，尤其是从在友谊方面的热忱和慷慨上认识到他的为人。他热心豪爽超过自古以来最著名的榜样。如果当时我便听从他的劝告，那我就一直都会是规矩而又幸福的人了。当情欲把我拖下深渊里的时候，如果我多少听听他的责备的话，我也可以在我的沉没的幸福与名誉里挽救一点东西出来。可是他的关心一点效果也收获不到，他只有伤心地眼看他的这些关心毫无用处，而且有时候还要受到一个忘恩负义的人的无情报答，这个忘恩负义的人竟会因此恼羞成怒，对它们感到厌烦。

我已经决定了离开亚眠的日期。天呀！我为什么不提早一天呢！那样的话，我就能清清白白地回到我父亲那儿去了。在我要离开这个城市的前一天，我和我的朋友——他叫梯伯史——一块儿散步，我们看见从阿拉斯^②开来的驿车到了，便跟着车子一直走到停车的旅店门口。我们除了好奇以外，并没有其他动机。从车上走下几个女人，她们马上就走进旅店，其中一个非常年轻的却独自站在院子里，同时，一个年纪很

① 是贵族青年参加军队以前学习骑术、剑术和其他一些体育技术的地方。在本书里则是指在去马尔他岛以前学习上述本领的地方。

② 阿拉斯，在巴黎北部，亚眠东北部，现在是加来海峡省的省会。

大的男人，好像是她的管家一样，在匆匆忙忙地从篮子里拿出她的行李。在我眼里看来，她生得非常妩媚动人，我从来没有想到过男女之间有什么差别，也没有稍稍留意过一个少女，所有人都称赞我老实规矩，这时候，却好像全身立刻燃烧着火一样，到了如痴如狂的地步。我有一个缺点，便是非常怕羞，容易受窘，但是当时我不但没有为这个弱点所控制，而且，我居然对着我心上的这个爱人走了过去。

虽然她比我年轻，她却毫不拘束地接受了我彬彬有礼的问候。我问她到亚眠来做什么，在此地有没有什么熟人。她坦率地回答我说，是她的父母打发她上这儿来做修女的。我的心里产生了爱情以后，爱情便使我的头脑变得明智灵敏，以致把这个打算看成是对我的希望的致命打击。我对她说话的时候，表现出一种能使她明白我的感情的神情，因为她显得比我老练得多。别人送她进修道院，毫无疑问，是要压制她的已经显露出来的对享乐的贪恋，这是她所不情愿的。而这种贪恋，后来造成她和我两人全部的不幸。

我用了许许多多理由攻击她父母的那个残酷的意图，这些理由全出自自我新生的爱情和学校里练就的一套口才。她的神情既不严峻，也不带轻蔑。她沉默片刻以后，对我说，她也很清楚地预料到，她将遭到不幸，但是，既然她没有一点办法躲开这种不幸，那显然便是上天的意旨。

她那温柔的眼光，说话时忧郁而诱人的神情，或者，不如说是把我引向毁灭的命运的威力，都不允许我迟疑半刻时间回答她。我对她肯定地说，如果她愿意相信我的忠诚，相信她已经使我产生了无限柔情，我能够牺牲我的生命把她从她父母的专制压迫下解救出来，使她得到幸福。以后我一想到这件事，不知道多少次地感到惊奇：当时我从哪里得到这